

●管继平

■文人尺牍(三十三)

# 抽得闲身愧作师

## ——蒋吟秋致郑逸梅



形成自我书风。至于其尺牋体的行草书，倒是笔致老健，浑朴自然，如图此件似尤可代表，虽为书札，但也可称得上是蒋氏精彩书作也。内容乃蒋吟秋致郑逸梅一函：

逸梅兄见：

承惠大作多篇，湖帆小传至为详尽，跋金氏遣诗、顾曲杂忆俱见情致，题古愚山水序、石窗词稿亦皆令人百读不厌。弟已与沧浪吟稿序、听雨楼记以及纪石湖荡古松诸作合订一卷，名为梅庵文录藏之。

碧兄诗兴之佳，每次来柬辄有新作，偶见拙作无不赐和，文字之交老而弥笃，因用原韵率成一绝分寄两兄哂正，一举两得，幸勿哂其偷懒也。

济兄最近来信述及已访两兄把酒，以寓所较远车路交替殊不便，且九三活动政协聚会事较忙碌，卒卒鲜暇，不若在苏时期之幽闲静谧，幸体力充沛，老当益壮，殊可艳羨。弟曾有《完书图记》一书，未知已否寄奉？亟欲请兄写一小序或短跋，有暇为之不必急急。匆匆即颂健康！

弟 吟秋 上 六月十三日

著名的文史学家郑逸梅，擅为各类报刊写掌故笔记，有“补白大王”之称，而且寿近期颐，于沪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他与蒋吟秋都是苏州人，皆出生于十九世纪末，郑老年长一岁。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们就是同道好友，一起办刊物，一起办学校，还诗酒交欢，鱼雁往还。此信未署年份，从内容上判断，应该在一九八〇年前后。郑逸梅去信寄去了自己的一些近作，也许是文章的剪报之类，如信中的“湖帆小传”，不用解释了。而“金氏遣诗”，是指平湖金问源遣稿。金问源字敬渊，号勤斋。为复旦公学首届毕业生，工诗词，早岁籍隶南社，与柳亚子交。暮年栖居沪上桃源村。郑以《跋金敬渊遣诗》为题作一文，后收入《郑逸梅小品》、《顾曲杂忆》乃是沪上诗人陆颂尧的诗集，皆为陆氏观剧所写的戏人或戏之吟作，一曲一咏，凡绝句二百五十首。郑逸梅跋文中赞誉甚高，评曰：“古之所谓杜陵诗史，陆翁可以媲美。虽宏微不同，而属于贡献则一也。”另外“题古愚山水”，古愚者，清末民初的诗人、书画鉴赏家也。名宣哲，江苏高邮人。善作山水，秀雅绝伦，书画超逸。郑逸梅《艺林散叶》有一则云：现代绘画大师、书

的“光、亮、圆、齐”去古甚远的描摹习气，使这种法度湮没靡弱委顿之风得以改变。在诸种书体中，篆书是他最为出色的创作。上海博物馆所藏的邓石如作于1799年的《篆书朱文公四斋铭屏》为其晚年之作，这一时期的作品，在内质上更多地呈现出纯粹性格化的倾向。但见用笔愈加果断旷放，于严谨中多见率意，结体更显洒落自然，安稳中每寓峻崛，是一件十分难得的内容多、书法精的篆书作品。

《行书四屏》

清 伊秉绶

伊秉绶是一位以隶书名世的大家，他的书隶根植汉人，虽不见通常隶书“蚕头燕尾”式的用笔方式，然却无碍于其汉碑精粹的完整呈现，其笔道虽缓起缓收却平洒落，并无痕迹，然内中真气弥漫伟岸高古的笔体，则唯伊秉绶所能。伊氏同时兼善号称气味入古的行楷创作，他是刘墉的弟子，当然精擅用笔之法。除刘墉外，伊氏还专攻颜真卿《刘中使帖》中间行间偶偶尔牵带草书的笔意，新奇典雅，似谐而庄。此路书体若题于伊氏隶书创作，则更是相得益彰。藏品中伊秉绶《行书四屏》即以这类风格写成，但见笔体强健气韵流动，抑扬顿挫一气呵成，是为数不多的伊书通屏之作。

●王德彦

# 海派书家掀谭(十九)——萧蜕庵

萧蜕庵与赵古泥是儿女亲家，赵古泥曾为其刻“海内第一书家”，萧蜕庵婉拒；又刻“江南第一书家”，蜕庵仍藏而不用，复镌“虞山第一书家”，蜕庵乐而受之。可见萧蜕庵之谦逊。萧蜕(1876—1958)，原名麟，字中孚，一作忠孚，号蜕庵，别号蛰蛰、蛰安、蛰闻、退庵、蛰庵、蛰公等，别署听松庵行者，本无居士等。文学苏常熟人。萧蜕庵幼秉家学，博通经史。辛亥革命后，移居沪上十余年。寓沪期间，曾继蔡元培后代理爱国女中校长，掌教城东女学，为一时俊髦。还兼行医，曾被推为上海中医学会副会长。擅岐黄术者，例须写脉案，大都工书，萧蜕庵即是一证。萧蜕庵1927年后移居苏州，鬻书自给。1949年后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萧蜕庵的弟子众多，邓散木、沙曼翁、翁闾运是最有成就者。邓散木在上海卓有书名，篆刻和诗文均佳，笔力精道颇具深功。曼翁于籀篆各体俱精，颇得师法，也工篆刻。

萧蜕庵自幼勤学好古，才气出众，无心仕进，为其父所迫勉强应试，名列前茅，却不肯就学。早年加入南社，又继入同盟会。萧退庵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性情高傲拔俗，不好交际，对权贵和势利中人不屑一顾。辛亥革命后退居不仕，抗战时苏城沦陷，僧服蓄须，不应奸伪。据称，敌伪时，汪精卫大开寿筵，遍邀当代作家赋诗题字，伪省长李士群向他求取笔墨，许以重金。他婉言谢绝，并对人言：“汪同我过去均为南社社友，应知我野性难驯，不善逢迎。”其风骨可见一斑。萧蜕在古文字学、音韵学、书学、医学、文学多种领域均有建树。有人认为，在学识方面，只有萧蜕庵可以与弘一法师相媲美。萧蜕庵与李叔同有莫逆之交，1918年，43岁的萧蜕所书《拟赵之谦篆书六言

画鉴定家吴湖帆以宣哲与陈曾寿、夏敬观、金蓉镜列为“近代四大文人画”。可见其画格调之清新别致。至于后一篇《石窗诗稿》序，可知“石窗”先生即当今仍健在的百三高齡周退密先生，其号石窗，家住安亭路，故又号“安亭草阁”，周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工诗词、擅翰墨，精碑帖，富收藏，还精通外语。如今年岁大了，隐居于他的安亭草阁，不求闻达，这样的大儒通人，真是硕果仅存了。

过去的好朋友间通信，涉及的人名往往以极为简略的字号代之，彼此间心领神会即可。但留存至数十年之后，则予解读带来了麻烦，不过也增加了些许“破译”的乐趣。信中还提及两位好友，一是“碧兄”，也是擅诗词书画的苏州文人徐碧波。另一位“济兄”颇费周折，原以为三十年代与陆澹安、严独鹤一起编《金刚钻报》的施济群，询之于陆康先生，云施济群卒于四十年代，显然不对。后我在蒋吟秋另一封信札中又称“济之兄”，一查，有一位气象学家顾济之与郑逸梅、蒋吟秋等皆有交往。以此请教于郑逸梅孙女郑有慧女士，果然是顾济之先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有慧去苏州，还曾住过他家哟。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江浙沪的一批旧式文人都雅集于上海，编报刊、写剧本、拍电影、办学校……玩得不亦乐乎。而其中以吴中苏州人居多，蒋吟秋、郑逸梅之外，如包天笑、陆澹安、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平襟亚、徐天啸、徐枕亚、陶冷月等都是著名。他们之间好多人都写过一些旧文人的通俗小说，故又被称为“鸳鸯蝴蝶派”。一九四九年之后，原来的组合纷纷结束，文人们也星散各处。而作为文化人，蒋吟秋在苏州，与周瘦鹃、范烟桥、程小青享有不错的政治待遇，皆为市政政协委员，有吴中文化界“四老”之誉。其中以周瘦鹃最为著名，不仅有周总理、陈毅等中央领导到苏州紫兰庵登门拜访过，而且周还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受到最高领袖的接见。然而所谓“福兮祸所伏”，“文革”祸起，名气愈大，所受的迫害反而愈深，“四老”中被批斗得最惨的就是周瘦鹃，最终不堪忍受，只得跳井以求解脱。相比之下，蒋吟秋是“四老”中文名稍低的，曾也有“苏州三老”一说，“三老”中则就略去了蒋吟秋。然而，恰恰是蒋吟秋在“四老”中其寿最高，其余三位皆未捱过“十年文革”。

蒋吟秋一函中还提及一册《完书图记》向郑老求跋，此事还须一说：抗战时期，蒋吟秋曾任苏州图书馆馆长一职，当一九三七年日寇长驱直入侵犯我苏沪时，紧随其后则开始搜掠掠夺我大量珍贵的文物典籍。蒋吟秋所辖的省立苏州图书馆，珍藏有不少宋元精槧及珍本秘籍，在敌机盘旋于苏城上空、狂轰滥炸之际，他率馆员用广柳作箱，把宋元精槧之本精挑细选，装了八大箱，转移到洞庭东山，藏在密室之中。后来形势愈加紧张，他又把精善珍本装了四十箱，雇了大船出胥口，渡太湖，放进西山包山寺，藏于满月阁，外面再砌了一堵复壁。后来，日寇果然迫问馆藏书籍的去向，所幸无人告知。抗战结束后，他又自费雇船从东山、西山运回了这四十箱书籍，共计一千五百五十八种、一万九千八百七十四册，除稍有受潮损毁外，基本完好回归。他随即编目印成专书，又有金鹤望撰成《完书记》，其余文人纷纷写诗绘图，印家张寒月镌刻，编成一册《完书图记》，此中蒋吟秋为了国宝的保全、文化的传承，不畏艰险与安危，不计个人之得失，真功在千秋也。

近来，有关“新文艺群体”的新闻频现：中国文联举办首届全国新文艺群体拔尖人才高级研修班；中国书协组织新文艺群体书法家赴河北雄安、正定等地基层开展采风实践活动；中国文联、中国书协“宋庄新文艺群体”书法家送欢乐下基层书法公益活动；举办全国新文艺群体书法作品汇报展；重庆给新文艺群体一个温暖的“家”等等。有人问：什么是“新文艺群体”？什么人可称为“新文艺群体书法家”？为此，笔者请教了有关专家同时也是一个学习机会。

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曾专门谈到了新的文艺组织和新的文艺群体。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中也写到：做好新的文艺组织和文艺群体工作。据专家解读，所谓“新的文艺组织”，是指非公有制文艺团体；所谓“新的文艺群体”，是指新文艺形式的创作传播人。这里的“新文艺形式”顾名思义是指在当下出现的一种新的文艺表现形式。仅书法界而言，比如，网络书法篆刻展、网络书法评论家、网络教学直播、书法篆刻微信群等，与传统的展览、交流形式全然不同。“新文艺群体”不仅在艺术形式上表现不同，而且在创作环境、生存状态、生活方式也有着区别，具体说就是在社会组织、机构、经营单位中无固定长期劳务关系或获取薪酬的文艺创作及文艺传播者，包括文艺社群、文艺自由职业者、“北漂”“海漂”、“南漂”“横漂”等。而“新文艺群体书法家”是指有着同类生活方式的，所谓“体制外”的那些书法创作和书法理论家。

弄清什么是“新文艺群体书法家”对书协及相关部门的工作开展就有着针对性和实效性。有时为完成某一项展览任务，因为协会的组织准备不足，对所在省市的“新文艺群体书法家”缺乏存储，以至出现“拉郎配”“凑人数”的现象，或脑袋里只装着自己熟悉的、身边的、感情行事。明明是“体制内”却把他视为“体制外”，没有真正把优秀的“新文艺群体书法家”推荐出去，使其群众有意见。不过，近年来，各级书协在对待“新文艺群体书法家”上还是出了一些办法与措施，没有把“漂”着的书法家当外人，有的已成为书协“班子”，成为当地书法创作的骨干。应该说，大多数“新文艺群体书法家”还是在书协这个团队中，不能完全以为他们没有在组织之内。在一些重大活动和重要平台上，“新文艺群体书法家”与其他会员一样，共同享受着“家”的温暖和会员的权利与义务。

这几年，上海书协对“新文艺群体书法家”颇为重视，书协积极围绕市委宣传部提出的“海漂”人才关爱工程，积极探索“海漂”书法人才培养机制以及职称评定、社保服务等措施，让“海漂”书法家能够准确把握政策，维权自身利益。举办了“海漂”书法作品展览展示座谈会，对在书法创作上取得成绩的“海漂”纳入表彰奖励范围。书协还注重与基层书协、文联加强联系，牵线搭桥，努力帮助“海漂”书法家改善创作条件，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和服务为公众服务的思想。可以说上海的“新文艺群体书法家”尤其是中青年在上海的书法创作及“国展”中充当着主要“角色”，也充分显示了他们的生机。现在，红头文件又专门提出和强调“新文艺群体”，其目的就是要更加关心、更加重视他们在文艺创作中的力量与作用。

按照《意见》之要求，对待“新文艺群体书法家”如果仅仅停留在一般的开会学习和展览活动上也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建立和纳入其专业的组织中，创新组织方式，通过相应的政策引导、规范和解决他们的生存与发展问题。《意见》要求“各级宣传、文化、新闻出版广电部门和文联、作协，要在项目申报、教育培训、展演展示、评比奖励等方面创造条件，在发展会员、职称评定等方面提供便利。”由此，贯彻落实才是各级组织必须的。当然，在抓好“新文艺群体”书法人才队伍建设和培养中，思想道德建设应放在首位，宁缺毋滥。据悉，目前有的省市已成立了新文艺群体艺术家协会，为“新文艺群体”提供交流学习、共谋发展的平台；有的地方成立了文艺家联合会，将没有工会组织的新文艺组织、新文艺群体纳入到工会的组织体系中；有的地方成立了艺术公司，把那些“自由”艺术家聚集起来，为他们搭建展示和推銷的平台。

“新文艺群体”是时代发展的印记，新的文艺组织和文艺群体已成为文化艺术领域一支有生力量，这也是不争的事实。面对新时代，希望各级书协及有关部门应扎实推进《意见》的贯彻落实，不断加强“新文艺群体书法家”的团结引导、培养提升，凝聚其力量与活力。但愿这不是“一阵风”！

# 闲话

# 「新文艺群体」

杨祖柏

简斋闲语

《篆书朱文公四斋铭屏》

清 邓石如

清代中期前后，鉴于当时严酷的文字狱，使众多文人士把治学兴趣转向与世无涉的小学研究。彼时正值乾嘉学派兴起，考据之学日盛一日地带动了文字学和金石学的蓬勃发展。由探勘寻古的文化现象所引来的人们对于碑刻文字的高度热情，客观上刺激和推动了书法创作的全新审美理念。同时，考订研究之风和金石文字的空前被重视，必然地吸引了一大批原本热衷于金石文字、甚至是崇尚帖学创作的书法家，使他们把创作主旨，转移到不同往常的表现风貌上来。在这种新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加之千年之下陈陈相因缺乏生机的帖学书法，实际上已渐成强弩之末，于是，由阮元竭力倡导、继有包世臣推波助澜的碑学书法便适时而出。

在碑学书法整个创作体系中，有金农、黄易等滥觞人物，其中邓石如是影响最大的一位，时有“四体书本朝第一”之誉。邓氏的篆隶书创作可谓开风气之先，他在四十岁以前异常勤奋，所临各碑版如《石鼓》《峰山》《开母石阙》《天发神

# 上海博物馆藏历代法书述略(十四)

刘一闲

牝牡互映。藏品中伊秉绶《行书四屏》即以这类风格写成，但见笔体强健气韵流动，抑扬顿挫一气呵成，是为数不多的伊书通屏之作。

(未完待续)

然。弟子相告，老师闻而叹曰：“此生卓具眼神！笈庄代鬻余字，多用撒金之笺，以投俗客之好，墨色须丰润，务去老劲荒率之举，焉能高古？”这一细节在显现萧蜕雅量之余，也道出了无奈的真实。萧蜕为了生活，长年卖字。卖字必定受制于买主，因此常在幅式、材料以至书写等方面满足买主的要求，而多数实主是学识不足、未通书艺的。书法的字形意态多、墨色的变化大、情调意趣高古者往往乏人问津，为了投俗客之好，于是就多作字形工稳、布局整齐、运笔流利、墨色均匀的书法。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习惯，阻碍萧蜕庵的书法艺术达到本应能达到的更高的审美境界。书法远离审美理想而堕入姿媚流俗是长期屈就于俗人之见的必然结果，这不能不说是萧蜕作为书法家一生的遗憾和无奈。

萧蜕庵也精于书理，谓学书必通小学。萧蜕庵较康有为生年晚了五年，正赶上碑帖对抗的剧烈时期，但是萧蜕庵与康有为不同，他能以辩证的眼光看待碑与帖，曾云：“南北一家，否则学魏为伪体，学唐为匠体，无有是处。”他还认为，书法以笔尖为重心，大、食、中三指为力点，强调中锋入笔。主张学书先从楷书中入手，以欧阳询《虞庙南正宗》。欧字得力于王羲之，虞字得力于王献之，羲之以神胜，献之以韵胜。一碑须学一百次，方可入门而升堂。著有《小学百问》《书道八法》《文字学浅说》《音韵发伏》《小晴云论书》《说文建首形音易知》《华严字母学音篇》等。笔者在临摹赵之谦《南唐四百九十六字》《赵之谦楷书习字帖》等时期，恰好读到萧蜕庵观点：“书法之妙，在于疏密，魏书内密而外疏，唐书外密而内疏，学者通其意，则南北一家。否则学魏为伪体，学唐为匠体，无一不是。”茅塞顿开。